

## 第十四回 出意外被奸拆離

詩曰：

說起讒邪舞劍時，奸人之惡甚於熊。  
淚添流水江潮漲，愁鎖秋山楚峽微。  
伐木友朋服不解，關雎夫婦苦相離。  
相思祇恐未相會，會猶不會最可悲。

卻說卜世杰回來舊宅，也不待擇日，即打掃一間房，整起一張床，點起蠟燭，排起果品，專候康夢鶴來成合婚之禮。

那知姚安海前日撞見了康夢鶴，要報此讎，即遣人夫請高仁來。姚安海道：「弟聞玉真承兄之惠，至今尚感不盡。奈康夢鶴果然未死，是以玉真眷戀於他，而不暇及社兄。必如何將夢鶴害死，斷了玉真念頭，他必實心待兄。」高仁道：「康夢鶴在那裏？」姚安海道：「前日被光棍騙去銀兩，今寄棲在叢林庵中。」高仁道：「你敢操刀去殺他不成？」姚安海道：「不容刀殺，現今太爺是兄義父，可去你義父處告他。說是光棍騙你銀子，扯我為干證，用些銀子囑托該班，把康夢鶴當堂活活打死，叫誰來討命？」高仁道：「卜世杰還收我之聘銀，不如都告了他。」姚安海道：「不可做一起告，且待害死了康夢鶴，再來區處。那時怕他不還我娶？今康夢鶴未死，老哥亦再娶他不得。」高仁即依計而行。那太爺遂差兩個班頭速拿棍徒康夢鶴究問。

是日，康夢鶴正整起衣冠，喜悅自得，望世杰之家而來。到了門首，世杰看見，出來迎接。不料後面鐵鎖早已係在康夢鶴頸裏，康夢鶴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侮弄斯文君子？不怕有法度麼？」那該班道：「我乃太爺公差，現有朱簽在此，要鎖拿你這光棍去活活打死。」苦得康夢鶴就如死的一般，正是：

半晌迷津幸得知，忽然非禍復相催。

英豪失意魂銷矣，喜處逢怨淚垂。

卻說康夢鶴被鎖到太爺衙前候審，斯時高仁、姚安海俱在。夢鶴暗想道：「這個都是姚安海弄起鬼來害我，然不曉得他弄的是甚麼鬼？等審了便知。」

時長班入內稟報：「原、被、證齊了。」太爺即開了衙門，坐在堂上，叫康夢鶴，問道：「你是何方人氏，敢來在此騙高仁的銀子？」康夢鶴道：「小生是漳州人氏，遊學到此，未曾見他的面，那裏有騙他的銀？」太爺又問高仁，高仁道：「他當日假做賣珠客商，身負一皮箱，鎖得堅固，趕不到路站，借宿小生家裏，將一皮箱，說是珍珠、琥珀，交小生收。至次早，借小生銀一百兩，把這皮箱與小生做當，約次日就來取贖。誰知他一去八九天，不見回來。小生打開皮箱一看，盡是零碎石頭。時有姚安海見證。」

乃吊姚安海，問道：「康夢鶴騙高仁的銀子，你果親見至？」姚安海道：「時小的纔到他家，親見有銀交他。」康夢鶴道：「實無此情。這姚安海前日曾偷小生的銀子，被縣官責了二十板，經審在案，於今懷恨在心，唆謀高仁來誣陷小生，願老爺垂憐明察。」那太爺雖受高仁囑托，但看康夢鶴儀容俊偉，出言吐氣概有才子之風。勒寫供狀，康夢鶴供畢，呈上太爺。太爺取來一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供狀人漳州康夢鶴為誣陷莫白，懇求昭察事。竊惟萋菲奸讒，善創平地生波之詞；雀角穿屋，能生無風起浪之悲。唾面自干原素志，眚目捏誣心難知。明係機關要害我，全無相爭賺頭資。實是牛馬不相及，孰肯甘為直不疑。漫漫暗想，斷非謀財致官司；悠悠忖度，必是因色致傾危。切思不受於乘國，誰信肯食嗟來梁。祇因前有安海結讎，無端今和高仁侵欺。苟能審得無偏無黨，便知吾儒非棍非私。

伏望

大人明鏡斧斷，垂念小子流落孤離。生當仰天祈禱，死願結草報禧。不在多言，伏乞臺鑒。

太爺看得布詞有典故，押句步詩韻，心知是真才子，非光棍之比，不忍打他，然受高仁之銀，又不好放他。想了一會，因說道：「這椿事屬莫須有，本府饒你一命，不加你罪，著你還本籍。」差一衙役押解，禁他不許復來，好去在家安心讀書。彼時許文泰、陳天英、查明等都在那裏看審，各懷手本，倘若丟簽要打時，眾人俱要公呈保結。及審完無事逐出，數人皆向前慰憫，含淚而別。自是康夢鶴亦未見卜玉真一面，即時解歸本省去了。正是：

江州衫袖千秋濕，易水衣冠萬古悲。

莫道英雄不下淚，英雄有淚祇偷垂。

那玉真聞知夢鶴之事，心下越生懊惱，眉尖愈見皺聚，對世杰說道：「爹爹，你知高仁這一個奸賊，不日定來強娶孩兒。若不從他，俺一家定然遭他毒手了。如今卻怎麼處？」世杰道：「吾兒有何計策？」玉真道：「少不得與他見官，乃能開交。」正說間，不期張媽果然來說道：「高老爹擇了吉課，要來親迎，著我先來通知。未知卜秀才肯許他否？」世杰道：「吾兒已許康夢鶴，那裏又許高仁？無端說要來親迎，是何道理？真是任你冰霜至，難凋松柏堅。當今升平世界，未聞有財勢敢佔人家女子。我求你去勸高老爹，說他不必胡思亂想，縱有千奸百巧，也是徒然。」

張媽見其意堅，將此話歸告高仁。高仁即問姚安海道：「卜世杰這等無理！銀既收去，女子不許我娶，兄有何法處他？」姚安海道：「必太爺處告他。多用些銀，求太爺當堂親判，那時怕他不與我娶！」高仁依言，即具狀在太爺裏去告：

告狀人高仁，為阻娶滅聘事。切仁用金一百兩，延請張婆為媒，姚安海為證，於某月某日納採卜世杰之女名玉真為妻。詎料世杰狼貪虎行，聘銀既收，娶女不許，無法無天。苦乞太老爺嚴拘究治，判斷撮合，以遂二家之緣。陰鷲齊天，沾恩切告。

太爺閱畢，即差役立拘卜世杰、卜玉真並原告干證，一齊聽審。人犯齊到，太爺問世杰道：「你既收高仁聘銀，又不許他娶女，目下全無三尺了？」卜世杰道：「一女祇嫁一婿，小女已許配漳州康夢鶴，那裏有收高仁聘銀之事？」太爺道：「你女兒既許康夢鶴，經有定聘？曾過門否？」卜世杰道：「未有定聘，亦未曾過門。但女兒發誓堅操不易，願嫁與康夢鶴。」

道：「他是外面之人，你婦人不出閨門，他與你有何熟識？」玉真遂說其回生之由，相見之日。其答辯言語，便便然如撞巨鐘，侃侃然若決江河。太爺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都是見鬼話。」乃對世杰道：「你敢說並未收高仁聘金？媒婆親交，干證確據。你是生員禮義之門，豈不識此理？你不過寄放張婆家中，本府一盡都知道了。如今著張婆送還你，好好將女兒嫁他罷。」又勸玉真道：「本府判你配他，亦不負你。他本身是監生，家資數萬，嫁他許多受用。且你前日歇在他家，亦經受他送轎之惠，你下轎時，又說要報他，有之乎？」玉真泣道：「妾雖有此說，不過多以幣帛相報，那裏以身報他！是何道理？妾有供狀，伏乞龍眼親鑒，以表妾心。」呈上太爺看，祇見上寫道：

供狀人卜氏，為恃強賴婚、以敗名節事。伏念氏處閨中，誦訓內則。前世結誼，已係絲於夢鶴，今生締交，又受命於父母。一言既許，千金不移。妾寧為雞口，莫為牛後。願與鸞鳳同栖，羞與雞鶩比翼。豚犬非龍駒之比，鳳雛異黃口之儔。建安才子孰嫌家貧，遼東白豕何貴濁富。璠璣經緯甘同死，魚蟲醢雞愧同生。涇渭判然，薰蕕迥別。忠臣不事二主，烈女不嫁二夫。蕭曹無逆娶之律，明官無改婚之理。關山雖遠，而望夫之石尚存；舟樓雖離，而成灰之心可會。補袞有望於夢鶴，黔驢無怪乎高仁。願奉鏡照臨，祈孟劍剖析，則妾三生之幸也。謹具口詞，伏惟尊鑒。

那時太爺由進士出身，博學好文，素重風情，觀玉真之姿色，讀供狀之典雅，知其有佳人好逑才子之志，自思道：「他雖富貴，彼視之如浮雲，安肯以皎皎之身而受汶汶之污乎？若判他嫁高仁，是迫之死也；若不判配他，又受高仁之銀，不好意思。」想了一會，暗暗自說道：「吾前日觀康夢鶴是個真才子，有此才學，諒他不久定中，待他中了，來娶未遲，不免做了一個人情機關罷。」即提筆立判云：

查得玉真溫惠堪敬，節烈可風，推其心，揣其意，願隨知音死，不向同塵生。日月可移，而紅定之選不可移；山河可改，而係夢之結不可改。蓋知因賢慕才，而非狎昵之私；卻富忘貧，而非矯強之志。交鴛頸，至此不能以挑其琴；孔雀屏，至此不足以約其箭。情牽意絆，志切心堅。洵有海枯石爛之盟，信有天高地厚之誓。愁夢鶴阻遠，未知何日來親；沮高仁比鄰，嘗不自量欲奪。度以中正之道，處以兩全之機，著玉真歸父母之家，守身不字以待；令高仁收未聘之禮，選娶別女以成。

判語已畢，遵照施行。

判畢，乃對玉真道：「這一張文案，本府用印在此，交與你為執照，不許你嫁他人。」又吊高仁道：「你收銀回家別娶。本府不許他嫁，准他全節，奉侍父母一世就罷。」于是命卜世杰將玉真領回去，又對玉真與高仁假做人情，說道：「你若是娶，准你嫁高仁，如康夢鶴與別人都不許。」玉真誓道：「三軍之帥可奪，匹夫之志不可奪。足可刑，而抱璞之心不可屈；身可死，而連理之枝不可離。」太爺愛其玉立，敬其金石，說道：「本府曉得，總不許你嫁。」

及高仁出來，姚安海對他道：「好了，康夢鶴不許他來娶，玉真不准他去嫁，我好用多多銀子，與他父親，慢慢引誘他。不然再創一非禍加他，將他秀才黜退，料他孱儒之儒，何怕有不成之理！」未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